



风月笺

〔法〕肖德洛·德·拉克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风 月 笈

〔法〕肖德洛·德·拉克洛 著

刘扳盛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风 月 笺

刘扳盛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75印张 2插页 322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350

ISBN 7-224-00019-1/I·7

定 价：3.70 元

• 译者前言 •

《风月笺》出自一个在文学上可说是毫无建树的军人之手,1782年面世后,读者在震惊之余,对这部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无不表示佩服。一时间,该书成为读书界的热门货,短短三十年,相继再版近五十次,创造了法国文学史上迄今并不多见的一个奇迹。

这部书的书名直译为《危险的关系》。“危险的关系”原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专指贵族上流社会中那种不正常的、暧昧的、充满邪恶与阴谋的男女关系。作者借用这种通俗说法作题目,其用意是很明显的,主题是很明确的。尽管出版商在《告读者》中一再否认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和功利性,但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事实上,这部作品给我们展现的正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巴黎贵族上流社会道德沦丧、生活糜烂的图景。

作品由一百七十五封书信组成。在这些书信交织而成的扑朔迷离的关系中,起贯穿作用

的人物是梅特伊侯爵夫人和瓦尔蒙子爵。他们是风月场上的一对老手，曾一度相好，分手后出于臭味相投仍保持着友谊关系。梅特伊为报复抛弃了她的旧情人热古尔伯爵，极力唆使瓦尔蒙去勾引热古尔的未婚妻赛西尔。但当时正住在乡下姑妈家里的瓦尔蒙子爵，对来这里作客的杜维尔夫人垂涎三尺，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虚荣心，千方百计要破坏这位端庄、虔诚的女人的贞操。赛西尔的母亲沃朗日夫人对瓦尔蒙的为人早有警觉，一再写信给自己的好友杜维尔夫人，要她提防这个劣迹昭著的轻薄儿。瓦尔蒙的图谋一时难以得逞，遂变换花招，装出浪子回头的样子，逐渐赢得杜维尔夫人的信任 and 好感，终于占有了这个年方二十的“贞节女人”。

与此同时，梅特伊夫人为达到破坏热古尔与赛西尔的婚姻的目的，别有用心地怂恿自己的情人唐塞尼骑士去追求赛西尔。这对年轻人两情相悦，发誓要终生相爱。梅特伊夫人以知心朋友的身分，一面鼓励赛西尔与唐塞尼骑士相好，一面又向沃朗日夫人告发他俩的私情，逼她带着自己的女儿到乡下暂住，瓦尔蒙利用给赛西尔和唐塞尼传递信件之机，轻而易举地占有了这位刚从修道院出来的情窦初开的少女。

瓦尔蒙把杜维尔夫人和赛西尔弄到手后，要求梅特伊夫人履行诺言，与他重温旧欢。但梅特伊夫人讥笑他弄假成真，过分夸耀自己的胜利，并暗示他与杜维尔夫人断绝关系，否则休想见她。瓦尔蒙果真给杜维尔夫人写了一封措辞刻薄的决裂信。杜维尔夫人经不起打击，回到先前住过的修道院，羞恨交加，一病不起。

瓦尔蒙得知梅特伊夫人因眷恋唐塞尼骑士而冷落自己，扬言要对她进行报复。梅特伊恼羞成怒，向唐塞尼揭发了瓦尔蒙对

赛西尔所干的卑鄙勾当，唐塞尼在决斗中刺伤瓦尔蒙。瓦尔蒙在临终前把自己跟梅特伊夫人的通信全部交给唐塞尼。这时，唐塞尼才恍然大悟，知道中了梅特伊夫人的圈套，为逃避法律的追究而远走他乡。赛西尔离开修道院短短几个月，深感社交界的卑鄙龌龊，又悄然重返修道院。

真相大白，梅特伊夫人名誉扫地，受到社交界的讥笑、冷落。一场官司也因此败诉，使她濒于破产。她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忧郁成疾，染上天花，容貌尽毁，还瞎掉了一只眼睛，只好被迫离家出走。

不难看出，梅特伊侯爵夫人是这一幕幕悲剧的幕后总导演。她是个精神极度空虚、行为十分诡诈的荡妇。在该书的第八十一封信中，她对自己的身世、经历作了最无耻的表白：她年纪轻轻就混迹社交界，接受上流社会的恶浊空气的熏陶，“经一番磨炼”，学会了掩饰，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表现自己”，“千方百计地去揣摩爱情的欢乐”；不到十五岁，“已经具备绝大多数政治家得以显赫扬名的那些本领”。结婚后，她背弃体弱多病的丈夫，沉迷于社交界的无聊消遣，即使到了乡下，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尽情体验”。不久丈夫去世，她更是肆无忌惮，利用男子的虚荣和女人的嫉妒，不断变换寻欢的对象，把男人变成自己“忽发奇想或一时兴致的玩偶”。她自认“天生是为了报复女性和主宰男性”，自称她的道德准则“跟别的女人有所不同”。然而，这样一位在社交界明里是人、暗中有鬼，在情场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圆滑奸狡、阴险恶毒的贵妇，可谓“机关算尽”，风流一时，到头来还是落得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瓦尔蒙子爵则是个典型的贵族恶少。他放荡形骸，玩世不

恭，是个“虚伪、危险的人物”。他一面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赞赏美貌，热爱美德”，自认是在执行“传播爱情的使命”一面坚持“征服乃是我们的命运”的信条，不择手段地渔猎女色，其灵魂之肮脏，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残忍，连上流社会中的男女也对他惧怕三分。不过，他最后同样逃脱不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命运。

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似乎只是贵族上流社会里司空见惯的风流韵事，然而却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会横行肆虐，与当权的封建统治阶级沆瀣一气。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特权和黑暗统治，他们举起神学的黑旗，极力宣扬对于天主教幸福的幻想，煽动人们去苦修禁欲。但在“禁欲”的背后，却掩盖着封建特权阶级的穷奢极欲。因此，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文主义者，针对天主教会教义的核心思想禁俗主义展开猛烈的冲击，通过各种艺术形象，揭露教会的荒淫、腐败，热情讴歌神圣的爱情。“颂欲”对于宣传追求个性解放固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对教会不公开的纵欲的批判，似乎只是代之以封建特权阶级公开的纵欲，世风日下的趋势益形明显。就以法国为例，路易十四的宫廷本来就糜烂透顶，1723年亲政的路易十五遵奉“我去后那管它洪水滔天”的可耻的名言，不事朝政，完全沉溺在醉生梦死的荒淫生活之中。1774年即位的路易十六更是昏庸无能，终日耽于声色犬马，王后亦是轻佻之辈，在她周围形成一股极为反动的腐朽势力，淫乱之风弥漫整个宫廷和上流社会。道德的沦丧，世风的污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制度的腐败和政权的没落。

到了十八世纪末叶，也就是作品所产生的那个年代，法国的

君主政体已面临风雨飘摇、困难重重的颓败局面，资产阶级革命势在必然。拉克洛继承卢梭的民主传统和批判精神（卢梭主张一举打倒旧制度，首先要改变生活方式），以写实暴露的手法，向贵族上流社会的这种腐朽的生活方式开刀，识见是进步的，批判是大胆的，态度是严肃的。表面上看，构成这部小说的似乎只是上流社会某个特定的社交圈子里的私人通信，然而，在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件却有着真实的社会背景。在这些通信者当中，有涉世未深的年轻的一代（赛西尔、唐塞尼），也有年逾八十的年老的一代（罗丝蒙德夫人）；而介乎他们两者之间的，有深谙世故的过来人（沃朗日夫人），也有纵情肉欲的淫棍荡妇（瓦尔蒙、普雷万、梅特伊）。他们在年龄上虽属不同的层次，但均属上流社会中人。作者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把上流社会的淫乱之风暴露无遗，而且说明这种作风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不是仅仅发生在一代人的身上，而是有着久远的渊源。很显然，作者的这种安排，不仅旨在揭露这种放荡现象，以“改善社会风气”，而且在于针砭时弊，批判造成这种现象的那个社会。书中对两个受害者（其实受害的又何止她们两人）的描写，把这种批判又向纵深方向推进了一步。按照当时的习俗，贵族小姐婚前都要呆在修道院里。可是，赛西尔刚脱离修道院的“清静”境界，便呼吸到了社交界的恶浊空气。起初她还有些不习惯，觉得“社交界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有趣”，可是不到两个月，她便经不住瓦尔蒙软硬兼施的进攻，终了倒入他的怀抱。她的经历，无疑是对修道院教育的最辛辣的讽刺。有些文学史家认为，赛西尔是法国小说所描写的无辜女性的典型形象之一。而素以端庄、虔诚著称，一向严守妇道、洁身自好的杜维尔夫人，最终也被那种

“有罪的”婚外偷情所陶醉，陷入泥坑而无法自拔。当她确实明白自己的感情受到欺骗和愚弄时，她痛楚万分，悔之无及。在生命垂危之际，她作了催人泪下的忏悔（第一百六十一封信）。这封饱含辛酸泪水的信，是一个受害者对残酷的社会现实的悲愤的控诉。这种控诉同样代表了作者的心声。他为小说特意安排的结局，象征性地预示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必遭灭亡的命运。

恩格斯说：“法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这种婚姻所导致的结果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杂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6—67页）拉克洛的这部作品对我们了解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无疑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此外，《风月笺》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书信文学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就已经非常流行。到了十八世纪，一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利用这种文学样式，去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1721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作家相继效尤。英国作家理查逊继1740年发表《帕美勒》后，1748又发表了《克拉丽莎》。这两部长篇书信体小说把伤感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开现代小说之先河，对西欧文学影响十分深远。历代文学评论家都这样认为，卢梭的《新爱洛绮丝》（1761年）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年）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模仿理查逊的小说写成的。在理查逊的影响下，书信体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法国书信体小说的园地里，除卢梭的《新爱洛绮丝》外，比较著名的要算狄德罗的

《修女》和拉克洛的这部《风月笺》。

十八世纪中期以前，法国小说从技巧方面尚未臻于完善，全书往往只有一个人物向主角叙述自己的经历，各部分之间不大连贯，情节发展有很大的跳跃性。《风月笺》以其复杂周密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细致的心理分析，在故事结构的完整性以及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作者采用书信体这种形式，已经不仅仅把它当作简单的叙事手段，而且把它作为安排情节的方式，通过写信人的直接对话，既坦率地暴露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同时又把故事情节步步推向深入，使作品达到起伏跌宕、环环紧扣的艺术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对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诚然，《风月笺》对十八世纪法国贵族社会的丑恶的世态的揭露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能引起人们对这个腐朽的社会的怀疑和否定，但是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使他未能洞悉封建专制社会的症结之所在，更没有看到这个社会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阶级关系，因此他的批判未免显得软弱无力。

识于广州东山

1986年6月

· 编者序言 ·

这部作品，或毋宁说这个集子，读者兴许仍会觉得庞杂，然而却只包括从中选取的全部书信中的一个极小部分。收信人委托我将这些书信整理一下，我因此得知他们打算将这些书信公之于众。作为对我这项工作的酬报，我只要求允许删去我认为多余的东西；事实上，我尽量予以保留的，只是我认为或对事件的关联，或对性格的发展所必要的书信，在做这件微不足道的工作的同时，我将留用的书信大体上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最后我还添加了为数不多的简短注记。添加这些注记的目的，就多数而言，无非是说明几段引文的出处，或陈述我所做的几处删节的理由。这就是我为这部作品所做的全部事情，我并没把这项任务作进一步展开^①。

我曾经提出要作更大的改动，这些改动几

①我还得提醒一下，我取消或改变了这些书信所涉及到的全部人名，倘若在我所保留的人名当中，有个别与某某雷同，这仅仅是我个人的错误，不必根据这种错误作出任何推论。——原注

乎都与措辞或文笔的纯正有关，在这方面，肯定存在不少纰漏的。我本来还希望获准对几封过于冗长的书信作些裁剪，因为有几封信分别提到互不相关的几件事，中间简直没什么过渡。这项工作没得到同意，当然，这并不足以使作品获得成功，但至少可以剔除其中一部分错误。

他们向我提出异议说，这本来就是要让人读的书信，而不仅仅是根据这些书信撰写而成的作品；他们还说，协力完成这部通信集的八到十个人，全都以等齐划一的纯正文笔去写，那既不可能也不真实。我提醒说，相反，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不犯严重错误，因此别人必定会提出批评。对此，他们回答我说，在一部私人通信集中发现错误，任何一位有头脑的读者都肯定会料到，因为，在至今所发表的德高望重的作家、甚至某几位学士院院士的全部通信集中，没有一部能完全避免这种指责。这些理由未能说服得了我，我过去认为，现在依然认为，提出这些理由比接受这些理由来得容易；但我不是名流大师，只好表示服从。我只是保留提出反驳的权利，并宣布这并非我个人的意见；我现在所作的正是这一点。

至于这部作品可能具有的可取之处，我大概不必多作解释，我个人的看法不应该、也不可能影响任何人的看法。然而，有些人在开始阅读一部作品之前，总喜欢先了解一下梗概，我的意见是，他们满可以继续这样做；有些人倒宁可直截了当地进入作品本身；他们对作品有相当的了解。

我首先能够说的是，正如我自己承认的那样，虽然我主张发表这些书信，但我并不指望会获得成功；但愿不要把我的这种真诚看成是作者故作的谦虚，因为我以同样的率直态度申明，倘若我认为这个集子不值得奉献给读者，我是决不会为它去劳神费

心的。让我们尽量调和这种明显的矛盾吧。

一部作品的可取之处，由它的功利性或趣味性所构成，可能的话，甚至二者兼而有之。可是，成功并不总是证实可取，因为成功往往更多地取决于选择主题而不是阐述主题，取决于这个主题所表现的总体对象，而不是论证这些对象的方式。因此，正如题目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集子既然包括一整个社交圈子的来往信件，其中必然会流露出各种不同的兴趣，而这些兴趣又必然会减弱读者的兴趣。况且，既然这些书信所表达的几乎全部感情都是虚假的、隐晦的，因此甚至只能激发某种猎奇兴趣，而这种猎奇兴趣总是居于情感兴趣之下，尤其很少导致宽容，而由于其中的细节描写往往和人们企图满足的唯一欲望相违背，就越是使人发现细节中存在的谬误。

这些缺陷或许部分地可由与作品的性质直接相关的优点而得以弥补；这就是文笔的多样性。这是任何一位作者都难于达到的长处，但它却在这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了，因而至少避免了令人讨厌的单调。有些人还可能十分看重分散在这些书信中的相当大量的评论，这些评论有的是新颖的，有的鲜为人知。我认为，假如怀着极大的善意去看待这些评论，这也就是我们所能希望的趣味性之所在。

作品的功利性必定会引起更多的争议，但我觉得更易于确定。我至少这样认为，揭露那些品行恶劣的人企图腐蚀那些品行端正的人所使用的手段，这对改善社交风气是有益处的。我相信，这些书信能有效地达到这种目的。在这些书信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两条重要真理的证据和实例，鉴于这两条真理极少被付诸实践，人们可能认为它们被看轻了。一条是：任何一个女人，倘若她同意把一个缺乏德行的男子接受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

来，最终必定会成为他的牺牲品；另一条是：任何一位母亲，倘若容忍她以外的一个人获得她女儿信任，那么她至少是不够谨慎的。男女青年从中还可以了解到，品行恶劣的人似乎轻易地给予他们的友情，从来就是一种危险的陷阱，而且还会给他们的幸福和品德带来不幸。可是，我认为，在这里，始终与关怀十分接近的蒙骗，的确值得担心；因此，非但不劝青年人去阅读这部书，而且别让他们接触这类作品，我觉得这很有必要。在我看来，阅读这部作品不再变得危险，并可能变得有用的时代，的确被一位善良的母亲，为了女性的利益，很好地把握住了；她不仅有头脑，而且有清醒的头脑。在读了这部通信集的手稿之后，她对我说，“我相信，在我女儿结婚那天把这部书送给她，那才是真正给她帮了大忙。”如果所有的母亲都这样认为，那末，我将为发表这部作品感到庆幸。

可是，倘若仍从这种有利的假设出发，我始终认为，大概只有少数人喜欢这个集子。道德败坏的男人和女人对诋毁一部有损他们声誉的作品肯定很感兴趣；既然他们不乏机智，他们或许会被我们大胆展示的这幅描绘恶劣品行的图景所警觉，从而将所有严格主义者都拉到他们一边。

所有自称有魄力的人都不会对一个虔诚的女人发生兴趣，正因为这样，他们把这种女人看成是懦弱的女人，而所有虔诚的男人必将因目睹道德败落而懊恼，并抱怨宗教过于软弱无能。

另一方面，过分讲究趣味的人将为其中几封信过于简约和过于虚假的文笔大倒胃口，而绝大多数读者，因受到所有印出来的东西都是某种劳动成果这种观念所迷惑，以为在另外几封信中发现在他让其说话的人物背后出现的作者费煞苦心的方式。

最后，人们或许相当普遍地认为，每一件事情，只有在特定场合才有价值；如果说，一般来讲，写信人过于洗炼的文笔确实使上流社会的通信失去韵味，那末，现在这些书信的粗疏却变成十足的谬误，一旦拿去付梓，未免变得令人难以卒读。

我真心实意地承认，所有这些指责都可能很有根据，但我同样相信，我完全可以反驳这些指责，甚至用不着撰写长篇序言。可是，人们或许会觉察出，作品如要回答一切，必然什么也回答不了；倘若我早作出这样的判断，我大概已同时取消这篇序言和这部作品。

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ou

lettres

根据 Editions du Progrès

Moscow, 1978年版本译

· 告 读 者 ·

我们以为有必要提醒读者，尽管本书的题目以及编者在前言中所作的说明都十分明确，但我们不敢担保这个集子的真实性，我们甚至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无非是一部小说。

此外，我们认为，看来作者好象在追求真实，但由于他将他公布的事件所置于的时代，他亲自而且十分笨拙地把这种真实性给破坏了。事实上，他推上舞台的其中好几个人物品德极坏，根本不可能设想他们是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纪——这是一个哲学的世纪，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纪里，从各处散发出来的光明^①，使每一个男人都变得极其正派，使每一个女人都变得格外端庄、持重。

因此，我们的看法是，即便这部作品所引述的风流韵事确有真实的背景，这些艳情事件也只能发生在别的地方或别的年代；我们严肃地责备作者，很显然，他是受想更加吸引人这

^①法国文学史称十八世纪为“光明世纪”，意思就是启蒙运动的世纪。本书注释除标明“原注”外，其余均为译者所加。